

张璋：信件背后的力量与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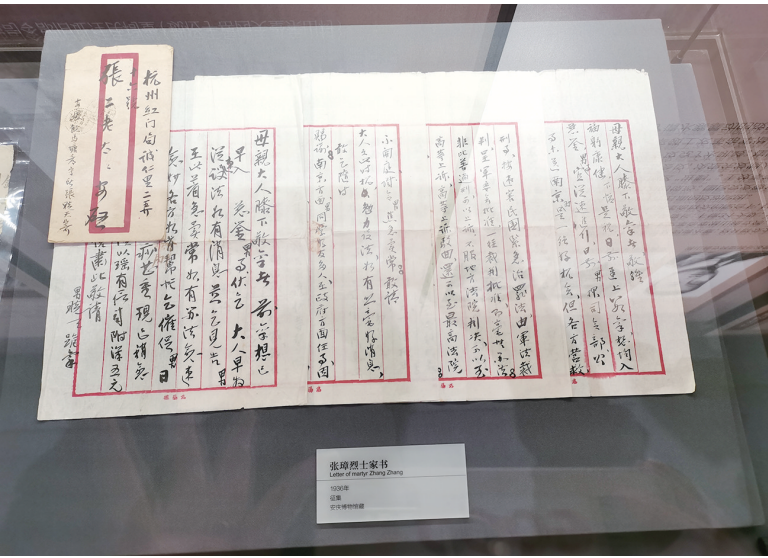
□ 全媒体记者 陈军

在安庆博物馆安庆近代文明陈列展馆里，有10封张璋写给亲人的书信，这些书信有些信纸已经泛黄，有些字迹已经模糊。张璋是谁？博物馆为何要展示他的书信？这一切问题的答案，还要从这些书信的捐赠者张庆说起。

2017年，爱好收藏的懒悟艺术馆馆长张庆收到一位古玩商人的邀约，说他手中有一批家书，欲转让给他。当他打开家书，看见“安徽高等法院看守所”“安庆饮马塘看守所”的寄件人地址后，直觉感觉这些家书可能隐含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于是便悉数买下。

经过除尘、熨压、装袋等简易的保护措施，张庆整理出12封书信，其中有10封书信的信封上写有“张璋”，另外还有两封分别写有“张枢和写给母亲”和“父字写给昭和”。寄件地址有“安徽高等法院看守所”“安庆饮马塘看守所”“安庆北门外百子桥方家墩十号”“安庆圣公会三号四处”，信封上的邮戳定格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

“张璋是谁？我在百度上搜索一番未果，只好又从书信中寻找线索。我突然发现其中一封张璋寄给张昭和的信件上署名为‘弟璋顿首’，另一封张璋寄给张枢和信件上的署名为‘兄鼎示此’，而且这两封



安庆博物馆馆藏的张璋烈士的家书。 全媒体记者 陈军 摄

信与其它信件不同，未有“安徽高等法院看守所”“安庆饮马塘看守所”所盖的“检阅”印戳。由此判断，这两封信可能不需要监狱方进行审阅，所以用了真实名字。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了“张璋”的名字，关于张璋的“答案”立刻浮出水面。”就这样，经过张庆缜密的分析和推测，张璋就是革命烈士张璋。

张璋原名张鼎和，1906年出生在合肥西乡张新圩的一个官宦人家。少年时代在南开中学念书，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受组织派遣赴

广州，入黄埔学校。“4.12”反革命政变后，张璋被捕入狱。后越狱逃脱，去了日本。在日本，因参加反帝活动又被抓进班房，1929年被遣送回国。回到北京后，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在校期间，他多方联络京津地区的大学生参加反帝大同盟。1931年5月至1934年间，张璋先后在北京、合肥两次被捕，均被地下组织和他的母亲营救获释。1935年春转移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6月从上海回安庆，再次被捕，关押在“安徽高等法院看守所”和“安庆饮马塘看守

所”，被国民党军事法庭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死刑，9月8日在安庆东门外刑场壮烈牺牲，享年仅31岁。

在其中的一封信张璋的弟弟张枢和写给母亲的书信中，这样写道：“1936年10月8日中午12时10分左右，张璋被一帮荷枪实弹的军警押出牢房。来到警备部后，张璋书写了一张字条，请二表姐派人收尸，并将死讯给家人知道。然后，张璋被一帮士兵押赴安庆东门城外的刑场。一路上，张璋大声唱着歌，路人纷纷感到惋惜，士兵也叹惜。上刑场一个小坡时，由于身带镣铐，行走不便，士兵就用脚去蹬他。张璋怒道：‘请你干吧，大丈夫男子汉，是不跪的！’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张璋倒地，数分钟后唇动，似乎还想说什么话，接着又被击中一枪，年仅31岁的张璋就这样英勇就义。”

“张璋烈士的家书不仅看到了一位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也看到了为人子、兄长、小弟、朋友而拥有的崇高品质和情怀。”张庆告诉记者说。

2017年9月16日，历经了大半年的搜集和整理，张庆在懒悟艺术馆举办了“信念如磐”张璋烈士遗书展，向市民展示了张璋烈士生命的最后历程。展览结束后，他将张璋烈士写的10封家书捐赠给了安庆博物馆。

大枫树下学党史 红色基因代代传



岳西县河图镇凉亭村村部边大枫树。

□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文/图

“大枫树以其庞大的身躯，挡下无数子弹，不仅一次的救过红军和老百姓的生命。沧海桑田，虽然战火纷飞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大枫树依然静静矗立，见证着我们村庄的发展……”岳西县河图镇凉亭村村部边大枫树下，村党支部书记李国权带着党

员们学习党史。

大枫树下学党史，这已经成为该村支部今年以来每月两次的“规定动作”。清雍正七年，汪氏先祖在凉亭坳修建“汪胡氏宗祠”，并在东前侧栽植枫树，寓意“子孙万代、枝繁叶茂”。此枫树至今近300年，树高约30米，直径约1.4米，胸围约5米，见证了红军在此的光辉历史。

红军站岗放哨的“消息树”。1935年2月3日，高敬亭率领的红二一八团和方永乐率领的鄂东北独立团，根据省委留下的指示信，在这里会师，重建二十八军。为加强警戒，看的更远，红军战士们在枫树上日夜蹲守，严密关注周围的动向，大枫树成为红军的“放哨树”。红军召开大会时，国民党团防头子兼联保主任汪咏潭为探听虚实，带着团丁潜至对面大山上查看动静，看到凉亭坳上红旗飘扬、战士穿梭，吓得瞠目结舌，仓皇鼠窜。

烈士鲜血染红的“英雄树”。红军为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决定向鄂皖边界的大山进发，开辟革命根据地，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红军撤离后，国民党调集第32师、

第64师、第65师分别从太湖、立煌、霍山三个方向合围，并对凉亭地区进行“驻剿”，先后在凉亭坳周围几华里山头上建立七座碉堡，重兵驻守。疯狂杀害红军伤员和为红军提供消息、粮食衣物的百姓，将烈士和百姓的头颅悬挂于大枫树上，鲜血顺着树干往下流，染红了斑驳的树干。后白匪在逃窜时又放火燃烧大枫树，在人们都以为大枫树难以存活的时候，谁知道第二年春天，大枫树又重新焕发生机，枝繁叶茂。

满身枪弹的红军“救命树”。在红军与白匪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大枫树以其庞大的身躯，挡下无数子弹，不仅一次救过树下红军和老百姓的生命。盘根错节的树根，形成了能容下一人的大树洞，供红军放哨休息和老百姓躲避敌人。

1982年5月18日，原二十八军特务营营长、中共第十二届中纪委委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重返凉亭坳，抱着大枫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老枫树啊老枫树，你还记得我吗？今天我又回来看你了……”

2015年6月29日和2021年4月，红二十八军延续部队“钢铁红军师”先后开展“重走红军路、寻根铸军魂”军地联创共育活动，均到大枫树下悼念革命先烈。

时光流转，战火纷飞的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但是老枫树依然静静的矗立在村头，作为见证凉亭地区发展史、革命斗争史的见证者，老枫树以她苍劲的虬枝，时刻提醒着人们：不忘那些在革命斗争中奉献、牺牲的烈士和前辈，永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党史，听党话跟党走，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